

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超越了我们认识的日常生活琐碎的故事，从中找到系统性的、能够给我们启发的、能够回答大的问题的思考。

足，但我想还是考虑了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实际上，微观史学研究，还是要从微观现象来探讨宏大问题。

王笛：是的，任何一种微观现象背后都有宏大的问题。像我的《街头文化》一书要解答的，就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。在《茶馆》研究中，我主要回答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冲突。《那间街角的茶铺》中，则有更多我个人的进一步思考，特别关于民众史观的思考。

《袍哥》的研究是要解决地方暴力与秩序的问题。袍哥作为一种秘密社会组织，它是地方秩序的维持者，又使用暴力来达到对地方的控制。

我在《碌碌有为》中讲了这么多，人口、城市、社会组织、公共领域、法律、宗族等等，到底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在这本书的最后，总结为三点。

第一，中国社会的演变。之前我们都认为古代中国是个停滞的社会，从黑格尔开始，到亚当·斯密，再到卡尔·马克思，都持这种观点。就是因为中国停滞了，所以落后挨打。这是对中国文明极大的误解。我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就是在说明，中国一直在进化、演化。这是从日常生活来看，比如中国人的饮食。各种外来作物的引进，我们的农业、工业、技术、城市的发展、贸易的扩大、亩产量等都在变化，工艺水

平的提高，我们的文化也在进步，戏曲、小说都在发展。

无数的证据都在证明这一点：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停滞，不断地发生变化。所以我们在回答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史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挨打。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社会停滞了，西方强大了，我们落后了。我认为这不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正确的解释。

第二，中国社会的结构问题。这个问题要从金观涛的理论谈起，金观涛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，即《在历史的表象背后——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》。他认为中国的王朝更替，这样的轮回，是非常稳定的，我不认同这种说法。其实这种王朝更替恰好证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不稳定。每次的改朝换

代就是以多少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？这是社会的大动乱。这根本不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！现在我们对秦始皇的赞美，不过是帝王史观观念的产物而已。而且，中国自秦始皇之后，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了。

我从来不用封建社会这个词。所谓封建社会就是个分权的社会，而且没有内部的流动。就是农之子恒为农，农民的儿子就永远是农民，贵族的儿子就永远是贵族。我讨论了科举制度的问题，唐代之后有了科举制度，中国内部有了阶层的流动，科举制度证明中国是有阶层流动的。通过科举考试的成功来改变你的身份，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都是有可能的。

第三，中国社会的动力问题。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。我想说的是国家机构（state）的强大，并不等于民族国家（nation）的强大。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。一个民族国家的强大主要要靠社会，而不是依靠官员，依靠国家权力机构掌握一切资源，由国家机器来做出一切决定，靠一个领袖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方向。一个国家要有集体的智慧，要依靠每一个民众，每一个民众都有权利和义务。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，中国要靠社会才能稳定。

这就是《碌碌有为》最主要的发现，这三个方面其实远远超过了中国社会史，实际上这是对中国历史宏观性的思维和看法，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也在于，它超越了我们认识的日常生活琐碎的故事，从中找到系统性的、能够给我们启发的、能够回答大的问题的思考。

右图：王笛。

